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石橫廣二尺二寸四分高一尺四寸三分共十三行行八字正書在盩厔縣

留題樓觀

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宫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逕深入窮文始跡誰到伯陽心古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媿負長吟

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
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
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
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
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眞公主莊玉眞觀諸詩
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贈
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
絕句字稍大或作眞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
醜態眞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

武崗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益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石墨鐫華

案劉貢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曰周爲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今讀此石刻詩知爲未致仕前作也馮應榴跋

又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八分共十一行行十一至六字不等正書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淸平如鄜彌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

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

薛紹彭書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三寸中刻詩共十九

行行八字上刻石𦍑吾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忿忿忽解牽秋風尹家宅更得覽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栩鶴真人有舊丘水石自含仙氣爽

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纓滞去留

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右十二月十二日至樓觀作
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監押薛紹彭書
石夷吾許端卿崇寧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同遊
按上清太平宮乃太平興國觀中北帝宮通明殿
之額也在盩厔縣東三十里縣東南三十里即樓
觀彼此隣近故監宮者往往留題樓觀也薛紹彭
宋史附見薛向傳向子向之祖顏河中萬泉人傳
但稱紹彭有翰墨名而不詳其官位米元章書史
稱其字道祖王弇州藁稱其累官秘閣修撰知梓

潼路漕周艸窓癸辛雜識稱其與米家父子同留意筆札葢當時工書米薛並稱元章嘗有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是也薛周爲顏次孫是向之弟史傳不爲附載其大中及王工部二人詩俱無攷

東坡書上清詞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七分作五截書每截十八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在盩厔縣

詞不錄

同前　缺

詞不錄

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口上清太平宮屢謁
眞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廿四年承事
郎薛君紹彭爲監宮請書此二篇將刻之石元祐二
年二月廿八日記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工李輔摹刻

上清宮卽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盩厔
盩厔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
彭請書刻石遒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
一道士院中斷爲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
二紙後邑侯王公之翀移置荷齋作磚亭焉　石墨鐫華

按上清詞見蘇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集本所無集直從君胡爲乎山之幽起也餘俱彼此相同弟轍所作亦見欒城集據東坡先生年譜嘉祐八年冬官于鳳翔宋史英宗紀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月祔太廟或當時有朝謁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事至上清太平宮也元祐二年則先生爲翰林學士當是應薛紹彭之請而追書之耳

寶月禪師龕銘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七分

共十六行行十四字行書在寶雞縣

宋故青峯山寶月大師岫禪師龕銘

琅邪王箴撰并書

鉅雄闡化萬靈一源正法眼藏大甘露門師子一吼群魔遁奔廣博智慧梵天之尊能慈與悲不止不紛風揮日舒照迷炳昏一切有情令入涅槃先王道缺周衰秦熸鰥寡孤獨弗能自存仁義浸微九流無言金人夢漢口相其傳死果生因口囂草頑有功在民暨于夷蠻塔廟莊嚴百千斯年少林爲禪枝葉爲繁北律南宗各守一偏師少而通絕羣離喧鶴警寒露猿啼青山白雲孤飛得法沩潭天空月明萬慮不干一鉢一衲揚波函關

誰其嗣之厥聲巖巖

元祐三年四月十六日麻田院主僧道珂立石

張惟慶刻

緱氏重修泰山廟記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緱氏泰山廟在□□□步當嵩洛大逵之衝有亭翼然枕逵之北垠者居人行商四時望祭之所也亭北五步抵其廟廟有三門□□□□□□□□□□廡陛有階齋庖有次其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其闢地以步計之東西凡五十南北凡七□□□□□□□□

□□外內有老木幾三百本皆槐柏梧桐大者七圍八
圍小者三圍四圍含蓄掩映望之靄然其氣象□□
□□□□□□□□熙寧五年以迄于今爲議者所私
廢而爲鎮農商之人咸病之廬里蕭然非復曩時矣而
獨是祠□□□□□□□□□□□城往往不能
有也先是周廣順中李進者肇創其地至　國朝祥
符中孫信者天聖中孫□□□□□□□□□□
旣久瓦木腐毀背圮頹缺不足以媚神安靈民之有力
者議欲重修久矣而常患於吝且誣故□□□□□
□□□□□□三年里人王守福始倡而成之稚耋

協力不驅而從由是腐毀者更新頹缺者復完塑繪之□□□□□□□□□□□□□盖經始於四月之癸卯而成於十一月之壬申既又擇日率其鄉老大具肴酒有事于祠下□□□□□□□□□□□□樂而落之自

天子之命吏與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戴白之叟重髫之童無貴賤□□□□□□□□□□□□□□□□□郎臨莅其邑乃顧余而言曰守福之爲此宇不亦勤乎此土之人蒙神之休而不忘其□□□□□□□□□□□□□□□□見吾人去舊即新變呻爲謳相與燕休于茲也不亦嘉乎予其爲記之庶幾後之人

有□□□□□□□□□□□□□□□□然古者天
子諸侯皆得通祀其境內之神祇惟聰明正直功□而
德鉅有益于斯民□□□□□□□□□□□□□□
□□社稷之祭偕而況□□□□□□□□□□□□
□□□□□□□之右在□□□□□□□□□□□
□□□□□□□□□□□□□□□□□□□□則
有司存蓋其所尸特以興雲雨致禍福代天治人無所
不統爲事大可謂□□□□□□□□□□□□□□
□□□□甚異於衆人也唯其不吝且誣篤於誠心
故能刻意經營以起數十年之廢□□□□□□□□

□□□□□□□□□力□□不懈豈非有志于爲善者與夫人苟有志於爲善也則凡此土之人爲人□□□□□□□□□□□□□□□不可不孝於其父母爲人之兄者不可不友於其弟爲其弟不可不敬於其兄爲人之□□□□□□□□□□□□□□□□□□□□□以至於爲兵爲農爲工爲商爲老爲佛者皆不可不肅以勤精以斂儉□□□□□□□□□□□□□□□□□□□□□□□而矣也哉余曰然則是可書也於是乎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南樂份書

并篆額

修廟都料首王守福　同修廟人鄭宣　王再榮

句當□□

□□□□□□□□□恭　董立　王易　盧漸

李和　□□　王士安　趙遵　董貴

億按碑上截已殘剝然所云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蓋當時營建之盛可見如此又云熙寧五年以迄於今爲議者所私廢而爲鎭農商之人咸病之攷宋史地理志偃師熙寧五年省入緱氏八年復置省緱氏縣爲鎭隸焉元豐九域志同是史志並以

爲在八年省緱氏今依碑證之殆于五年已廢而爲
鎭則史志悉傳誤也碑在今緱氏鎭其敘緱氏縣廢
始末之詳并及於廬里蕭然由撰記者所目擊故於
宋之縣城使後世猶得以知在斯地爲可據也撰者
名已缺唯書者樂份字存金石經眼錄

贈李方叔賜馬券

券存二紙各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作三截書八行行六
行不等行五字六字亦不等行書在嘉興縣學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　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
州復沾　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　李方
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

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 軾書

方叔來別 子瞻館於東齋將行 子瞻以賜馬贈之 方叔作詩次韻奉和 跋

小林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 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初許辮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遥想據鞍橫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廄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輙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廄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尔豈可求錫馬盡良也或又責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嘗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旁論砭疽尔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廿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縣亦足以豪矣衆不可盡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祐四年十月甲寅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予贈以天厩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魯直又爲跋尾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予贈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

蘇文忠公馬券帖並潁濱詩黃山谷跋其四石舊藏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祭

有好事者購取其三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王杰跋

按此石今在嘉興縣學流虹亭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元年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四年三月除知杭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其書此券在四月則未出都時事也弇州稿云曾直爲跋索十萬錢今石刻跋云能捐廿萬并券與馬取之彼此有異此券石刻舊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眞草文同嵌壁極爲精妙但兩刻不知孰先孰後

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宣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

游師雄題六駿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分作四截下三截繪六駿并贊上截記凡二十五行行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運判奉議游公題六駿碑

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爲閻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敕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卽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

不復見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時乘由此益知唐史惧以果爲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嵓徑峭峻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高庳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别爲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王簡蔡安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紫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鷰騮前中一箭

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驃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騧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青騅　平竇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兹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　平薛仁杲時乘

西第三紑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紑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

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刋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别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

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

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
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
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爲歐書
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尚在今亦淪設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首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石墨鐫華

按游師雄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圖中六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六駿以定天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忘大勲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共二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幷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爲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薨贈太師謚曰忠武　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寶末天下擾壞　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　公智勇而已及涇師亂德宗奔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蚍蜉螘蟻之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　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遂自握去拔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　公
忠義大節有足倚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
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爲　公書遣人間諜帝終不疑
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
息之惟知　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
　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
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
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
子得不屠滅者皆　公之德也今去　公三百餘年而
奉天竟無　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

惜也　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爲　公祠堂於縣圃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爲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爲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爲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爲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患乎不治至於爲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　游公之俾爲是堂也又非人之所同好而　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

其無壞慁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　游公否也
公因命育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
茲堂之不墜而　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
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眞縣事辛育
記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鐫

按今之乾州宋時謂之醴州所屬奉天縣即唐德

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
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川縣已有渾王廟碑見
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
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
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
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輿全城郭
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
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
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畧焉是未嘗據
碑而詳載之也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韓城縣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禹廟乙卯道出少粱恭謁　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溉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𥈿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慕志略同應即邵書無疑邵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宋紀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黄河癸卯禱雨嶽瀆罷浚京城

濠丁未減天下四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等求退不允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雨岳瀆而是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二日則辛丑爲六日癸卯爲八日丁未爲十二日也四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爲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合大小餘之列亦無誤關中金石記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額題鄆州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隸書在東平州

鄆州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伉書

鄆有學其盛□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儒雅鈌然王文正公以故相爲吾州□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作學買田聚書所□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之不治則久□能慨然悲其廢復廣□新之者自澶淵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既作新學閎碩邃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學士光

祿大夫吳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
士口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
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口
其人心去且十年　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
鄆公下車即入學延見耆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
儒生爭言新學成顧苦在貧有田磽瘠食不能百生游
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
則辱爲廩餼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齎金錢衣物
載殽酒從之勞饗爲禮相與周旋士吏感勸貧無歸者
得卒學欣欣紓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

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興
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
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口根深牢劣小民歲歲訟不
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即爲奏請得田二千
五百畝有奇與民耕口歲輸錢百萬是爲新田諸生言
凡新田之入贊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
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
嘗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嘗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
槩新田口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爲齋祠釋菜鄉射
飲酒投壺絃歌間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郊而

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為名也公以文章忠孝爲天下第一兩爲吾州學是以□與既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口八萬口急農事務德厚屏盜賊恤刑辟哀貧窮　褒詔亟下其大功傑業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還方記新田得略而不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避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
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爲學
田遂絕其訟蓋即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
年呂公謁先聖記 山左金石記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閒有唐國子監存爲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也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旦伻圖來視厥

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源之類則分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辟琬琰爛然盈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猒 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于 朝以脩慈恩浮圖者 公卽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 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

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周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唐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唯鐫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始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辛巳京兆黎持謹記　安民鐫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爲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眞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覩石本慨想蔡中郎遐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蒼潤軒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
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
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
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
移置尚書舊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
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
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
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
未幾大忠亦墜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
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

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
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
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
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
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
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
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
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鄠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
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
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

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子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子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鄭之傳焉曝書亭集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六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遊縣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晴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厦礬爲新棟轄車元亥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畫巍巍

氷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亟不去屹崛中立爲天一
柱徒容而言社稷遂安持式秉純光輔二君激濁揚清
知人知身其道至廣莫我敢羣其境至大不容纖塵雪
霜倚空氷鑒照人

□□鄭國公魏徵

堂堂魏公山節大志貞幹直聳摩□自致遺風雲時得
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沉浮
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禪衮補職其繩則
直諤諤凝凝危言正色漢典是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
昭明有融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臣節巨唐

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與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其所嚮長虵縱螫東據河洛棼棼封豕其濟同惡哮吼連聲如雷若霆萬里震驚時惟英公□□□□斬豕以鉞□□□□□殄滅乃□□□□□□□□有大□□□□□□□和□□□□□□□白髮皤□□□□□□□磨

尚書曰□□□□君集

洛□曰□□□□決公之應變臨陣□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進退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鼇轉山沒遂作

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氷裂擒如鶚鷙翻若鯨

奔功臣國定萬古壯骨

按長安志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唐書太宗紀作十七年二月戊申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上帝自爲讚詞褚遂良題額此太宗建凌煙閣之始也此碑寰宇訪碑錄云在麟遊縣碑刻功臣畫象并贊祇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乃元祐五年游師雄撰書以刻石者唐書王珪傳珪仕太宗朝封永寧縣男進封郡公由同州刺史召拜禮部尙書此碑題云禮部侍郎永興公與史異魏徵傳

累拜太子太師封鄭國公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考徵之卒在十七年正月而畫功臣在二月葢卒後所畫也李勣傳高祖初封英國公徙封曹改舒國公太宗即位徙封英治并州召爲兵部尚書高宗永徽四年册進司空始太宗時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侯君集太宗初封潞國公遷兵部尚書進吏部後坐承乾事帝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所謂遺像者殆即凌煙閣也獨王珪之圖形傳無明文此碑當有年月及書撰題

識或搨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四行行三十四字隸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陽縣

涇陽縣重脩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驥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卽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學其貣已久矣栖栖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

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笈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境外之傅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多見其執要以聽訟責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況　公良治之後其文學之雄乎蓋儲思積慮填乎胷次時拘文而不得爲也日者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

獨以孔子廟爲請則疇昔之有志可見矣疇昔憤之一朝攄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決其所經晝豈鹵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下一無傷焉及其鳩徒聚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視成俾一心百身蜂還蟻往築庳以爲高闢隘以爲廣鈌斯完撓斯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革故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室之楄㡌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括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

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
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
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
廨舍其弊陋均矣然廨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
聳衆人之觀望況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一
者素皆有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爲先則可謂切於事
道矣今觀縣之廨舍雄壯尊嚴可以爲諸邑之首而使
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政固亦由此
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爲治也廟學所以爲敎也其
所建立先吾爲敎之地則是所以爲治者本於道也

公於此乃能知之盖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老分而爲三教其趣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制侔宫室雕磨績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環材竭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桀無髣髴此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爲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爲之唱　公其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釁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應之曰庸行觭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觧弊褐而鮮裾起衡門而華屋則必見之者改觀親之者改容而況掃儒宫之積陋以

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記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皦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袋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爲杜德機撰以廟學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

壇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三面刻正面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面爲唐定慧禪師碑又附列另石二段並在郭縣

側面三行行八字正書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侍行

正面五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

劉銅公範張閎仲達李惇義行之惇禮彥中類彥明鵬
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閭孝卿
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偕絡家絡希自此遊高驪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楪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　先公題字不勝
悵然己丑歲中元
正面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
日題

又 五行行六字 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
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 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 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
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
遂與二君過渼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
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

潭東石上且將徧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趙
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
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
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遒逸可存也石墨鐫華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
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潭下臨絶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壘清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郎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關中金石記

又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行書左行

范墳自長安詞太平宮李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日

後三日王壽卿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宇叚勺同來壽題

側面四行行十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衛國李讓才孺口誼彥賈繹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冬十月乙未日遊逍遙栖禪寺

又四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正書左行

博陵崔伯宗元符己卯二月解官平涼潘原尉三月中被　清檄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初八馬分屯月末還雍七月初四日挈家游栖禪淨境弟安仁同來

又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李援蘇昞甯祖武陳去華段句元符三年二月口口口口草堂

又二行行十字正書

李革孫求呂景山至山邂逅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左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鯤化鵬同往觀龍淳濤暮還宿逍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寸共八行行八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棟子敬竢居易自太平宫致醮迴鄠宰劉希亮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宿草堂翌日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棟子敬竢居易而于劉希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二公則題必孫肇也然二賢昆
季以爲讓能合屬兄以爲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
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
靡固宜有頗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雄而老顚又
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披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巳墨林
快事

又四行行六七字
不等行書左行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三日景與宗祀　高觀劉琬甯祖
武來會

又二行行七字
篆書左行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四行行九字正書左行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遊雲隆雲□紫閣觀□□□□草堂歸邑崇寧丙戌□月十有二日

又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左行

李逸老政和壬辰上巳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四行行四字正書左行

賈淵深甫蕭灃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二行十六字正書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三行行八字分書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借

正面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王曠顯夫劉雍彦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堂

又三字正書

王著遊

又二字正書

紫陽

側面二行十四字
正書左行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爲唐定慧禪師碑磨讐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栖禪寺崔伯宗題記挈家游栖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寯題云奉祠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入翠微者

是也劉銅題云十八同宿紫閣即此路允蹈題云同往龍潭疑即高驪潭又云薺蕁宿逍遙寺寺在長安縣西南三十里甫張村陝西通志云創時碑志無攷据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葺改爲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爲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鄠縣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十里東接長安西接盩厔葢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鄠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
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
忠義趙叔憑傳云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
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
無降者疑卽其人薛紹彭卽書樓觀詩者監上清
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二
十二年巳丑歲其子絪來遊觀先公題字巳丑爲
大觀三年推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
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仙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巳
詳范壇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游丁丑是紹聖四

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皆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王壽來游之前三日王壽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其和吳仲庶遊海雲寺詩蓋與范純仁同時也李譓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鄜延帥復徙永興僞爲蟮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徙永興時也但傳稱譓字

智甫此題作才孺爲不同未知即一人否蘇昞以
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昞字季明武功人始
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
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
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
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
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
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
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
此時來遊益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温以宣和六

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即位日食求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不列邵伯溫名末王著遊三字不著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仕周入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渭南攻書仕僞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遊師姑寺留題

石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其九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

具茨程奇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眞自欺欲借養和延晝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澣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截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燄妙音所熏慈目所覩一切障魔永爲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　母氏苦目疾訪求累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暉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共廿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廬江文勛篆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殺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淸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悳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于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

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葢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
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亭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者
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
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
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惕日玩歲及
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
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
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黃庭
堅記

雒陽李宏立石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石墨鐫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廣三尺八寸八行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
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嘗以周
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
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
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
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　聖人出而
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閒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顏伺書徐

速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當家（弇州山人稱）
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一作城西無數字（鑑同）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無則字（鑑同）特立集作獨立滃然而仰出集無仰字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圖記所在爲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鑑亦有者字）休養生息集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曰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罷政府宰輔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慶歷六年爲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矣慶歷丙戌東坡年纔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署書記之年惟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爲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據年譜是時到潁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則其書此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寰宇訪碑錄云豐樂亭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初刻者必在滁州佚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刪去年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今上（謂太祖）奏破淮賊萬五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歐史畧同但云壬申克滁州）注引王銍默記李景
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師數千與暉遇於淸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

師入趨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令關下有

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

以直抵城下方値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

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

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

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

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

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据此則暉鳳就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纂左編云趙學究即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滁人感暉意一日輙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綦安持憲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行行十字九字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清縣靈巖

四絶之中劇寂先山圍宮殿鎖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

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瀚睢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亨安禮携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臨二

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淸縣靈巖寺有絶景亭爲宋僧仁欽建景有四曰翠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即詩所謂四絶也長淸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苦近巷乏水遍誌於佛圖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列即詩所謂世上

猶傳錫杖泉也祭安持宋史無傳壬申爲元祐七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持事蹟

魯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四尺十八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費縣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懾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棄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踴上梁跳躑謂餞

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駒八入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悅遇陶英謂曰吉吉指蒿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壍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婦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巳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

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余遊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迮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顏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眞事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于公以千古固無論

公之仙與不仙也 庚子銷夏記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益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湖郡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芹爲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郃陽褚千峯云碑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爲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何年耳 虛舟題跋

按唐書顏眞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瑯邪臨沂居關中遂爲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曾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故吳興人爲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據此記是因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州今此搨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内曹輔撰新廟記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年所刻据費縣志云眞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

郃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郃陽縣

同州郃陽縣學記

京兆王堯書并題額

郃陽邑小而僻有爲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爲而不爲也官守職業不可須頊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和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爲祀綱

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衰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以教養邑子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寔健矣而吏迂奈何令卒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耤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爲之記余曰令不迂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爲政者之所先務也末流之敝遂爲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迂疎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迂其令向何恃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爲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爲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寡民益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爲最親於民後世縣令官小無權而瑣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爲竊祿計至則數日代去別有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爲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妨忌兼

至靡勉辟氣求閱劭莫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嘗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爲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爲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爲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待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爲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迂乎令不迂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祈之實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主簿張价縣尉劉熙立石

按陝西通志郃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據此碑云元祐辛未有令來關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辛未即元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進學則七年也撰記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張价碑耶抑即時彥之誤也時彥史有傳云字邦美開封人碑云陽武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也記刻于癸酉爲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

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沉爰兹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

父屍出以漢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與尚設
祭誄之詞曰　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
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禮未施
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
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
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
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務耳用刀坐臺待
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
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斲自雕越梁過宋比

之有殊哀此貞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
昭天人生雖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萼艷
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特立勢歸以昭後
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
軍州事蔡卞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侯曾先地志云
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泝濤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
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生邯鄲子禮爲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

臼此碑今在上虞縣永濱字記太平實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于元祐

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

在越迄今尚爲完善此搨更蚤字更全尤覺奕奕射

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爲書者則精英卽

附助之邪墨林快事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予見查查浦陸其淸家

有宋搨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

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搨不甚舊或

日眞賞齋物也故附於眞賞黄庭之末云　錢函齋書跋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云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婆娑謂跳舞非謂婆娑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非迎婆娑神則碑較傳爲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尚立碑之年碑云永嘉青龍辛卯則拓本誤也永嘉爲晉懷帝年號無

辛卯干支固無論矣据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爲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卯則此碑舊搨原是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興府志曹娥廟條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尚爲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邯鄲淳年二十聰明才贍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輒就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日作曰爲不同朗至尚以示之朗大嘆

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逢王匡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諭乃令修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也齏臼受辛也盡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會稽典錄而詳略不同 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虀臼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絕與
府志既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乘
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
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太平寰宇記亦同是邯鄲
淳爲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
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
與弟子亦不言爲度尚撰碑文故其事無攷楊修
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
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卽魏武
帝紀亦未見魏朗見後漢書黨錮傳朗字少英會

稽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爭從之由辟司徒府累出爲河内太守復徵爲尚書者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爲碑文之事文蔡邕傳但載其髡鉗徙朔方宥還本郡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隲文士傳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以上諸書所載魏朗係上虞縣吏宜爲令長撰碑
然不久亡命從人受經則其能文亦當在亡命以
後旣已亡命自不復到縣爲令長撰文蔡邕在吳
又到會稽宜乎可以題碑然傳與注俱無明文其
他之無因者更無論矣攷邕之亡命吳會在光和
二年下距獻帝之世魏武與楊修解幼婦之時約
三十年撰之于理碑在越魏武在洛其文何由得
經魏武之目且邕之亡命上距元嘉元年亦約三
十年若如府志注文并据後漢書李賢注所云蔡
邕夜闇手摸其文題字之語竟似碑文書刻甫就

邕聞而乘夜來觀以手摸文而讀之因題八字況
讀文尙用手摸安能題字此理之顯然者其謂如
此府志絕不加辨證何耶邕生平從未嘗作隱語
且文辭與辤受自是二義邕旣工書辨之必審不
可權宜而通用也說文辛部旣有辤字云不受也
又有辭字云𤔔辛也邕何必借辤爲辭字種種疑
義從未經人論及因詳識之以質諸博識者紹興
府舊志載曹娥廟舊有王右軍書小字本新定吳
茂先嘗刻于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所存者四
本一爲宋蔡卞書大字本一爲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一爲康熙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爲近時所刻此本卽蔡卞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卽卞所加或別本亦有之卞字元度京弟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卞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于卞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取者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永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鎮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年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注云即栢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即昔日所謂百岯者也　本朝列聖及　母后登遐例遣官採石于

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
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
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　丞
相呂公為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
使李文昞同董役于緱山即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
細石一萬有畸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畢
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鳩工十六萬五千
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
一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
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

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逮逾月然后及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遣之所省八萬九十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即賞之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飲而嚴禁其擴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營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胗視相屬于途不謹則嚴其罰故斃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毋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三人而已擴逆者無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　朝廷授以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
十輩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浹洽
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以迄大事
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
無窮之意下臣姑謹識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
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
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
玉冊官口永昌刻

億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
當時職事歲月詳記其巔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

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為之使朱史哲宗本紀九月
甲申命呂大防為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
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
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
紀為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誣也記後云數
下恩詔加賜吏士齎無慮日據紀十一月壬寅賜勞
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為無
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偃
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

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没不可見偃師金石錄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寸六分廣一丈五寸五行行五字正書在華陰縣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觀太華三峯

右在山蓀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關中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終